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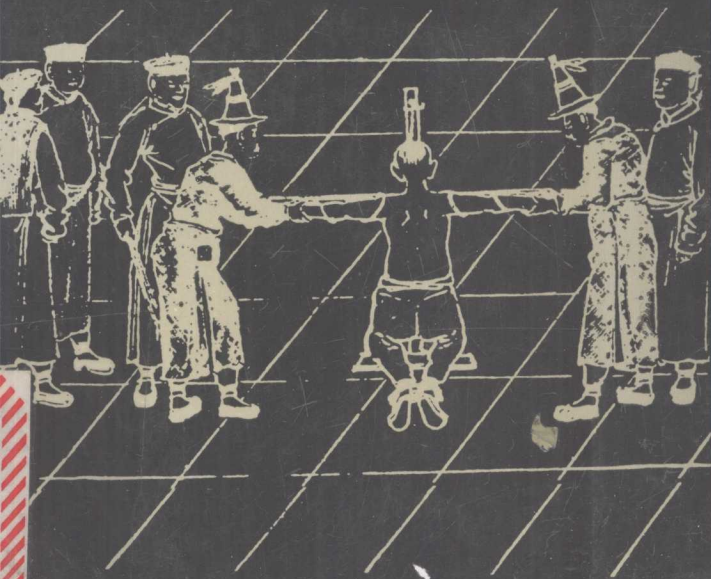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近代
小说名著

活地狱

上海書店

清
●
李伯元著



清

李伯元著

活

地

獄

上海書店



责任编辑 尚 书

封面设计 桑吉芳 鲁继德

I246.44

中国近代小说名著

活 地 狱

李伯元 著

本社 编

上海书店出版

福州路401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1994年3月第一版

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7.375 字数：168千字

印数：001—5000

ISBN 7-80569-678-0/I·180

定价：5.50元

沪新登字119号

著 者 简 介

李宝嘉(1867—1906),字伯元,别号南亭亭长。祖籍江苏武进(今属江苏常州市)。先后编辑过《指南报》、《游戏报》、《世界繁华报》和《绣像小说》。代表作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、《活地狱》等。

《活地狱》原连载于《绣像小说》第1~72期,共43回,其中第1~39回,为李伯元撰,第40~42回为吴趼人撰,第43回,为茂苑惜秋生撰。《活地狱》最初发表时作者署“南亭亭长”。

本篇据《绣像小说》第1~72期,并附以“愿雨楼”的加评。

——编 者

目 录

- 楔 子(1)
- 第 一 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
赵稿案计赚两家钱(3)
- 第 二 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
押班房豪奴堕骗局(9)
- 第 三 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
泄春光书办破奸谋(16)
- 第 四 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
苦殴打犯人索规例(22)
- 第 五 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
苟门政见色起邪心(28)
- 第 六 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
媒婆甜言骗犯妇(36)
- 第 七 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
啖反噬员外被逮(42)
- 第 八 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

- 接新官才长折狱……………(48)
- 第九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
受严刑良民负冤屈……………(52)
- 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
威逼刑驱官真有味……………(57)
-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
造奇刑酷逾炮烙……………(61)
-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
轻民命迭施峻法……………(65)
-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
送使费虎狼饱欲壑……………(69)
-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
做圈套一夜押班房……………(74)
-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塌
探亲兄贞姬重入网……………(78)
-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
做圈套同气起阴谋……………(83)
- 第十七回 咬耳朵藉傲淫徒
借尸身诬成冤狱……………(89)
-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
和重案全赖孔方兄……………(94)
- 第十九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
出心裁新造两般刑……………(99)

-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
老翁何幸垂死庆生……………(104)
-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
赠钱母有心恶取笑……………(109)
-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
发毒疽惨死姑苏城……………(113)
-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
染臂肉捕头教秘诀……………(118)
-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
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……………(123)
-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
诬窝藏周子玉被拿……………(129)
-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
灾生无妄狡计难防……………(134)
-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
发路安家非钱不应……………(142)
-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
入教会平反应有望……………(146)
-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
许酬金讼师授秘计……………(150)
-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
攻腹心老嫗生事……………(155)
- 第三十一回 算辜负三条妙计

- 急打点一纸呈词……………(161)
- 第三十二回**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
山穷水尽故伙输忠……………(167)
- 第三十三回** 闹除夕烈焰冲天
入地狱奇寒彻骨……………(172)
- 第三十四回**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
无赖服毒大起波澜……………(176)
- 第三十五回** 大令养痍幕友缄口
匪徒雪恨乡董毁家……………(180)
- 第三十六回** 排单五百里募地通风
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……………(186)
- 第三十七回**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
惩顶撞判定坐长监……………(191)
- 第三十八回** 强盗为官审劫案
捕头受杖逼诬良……………(196)
- 第三十九回** 追赃款冤囚定罪
认窝家店主逃生……………(202)
- 第四十回**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
飞来横祸捕役栽赃……………(208)
- 第四十一回**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
毒手频施冤沉狱底……………(213)
- 第四十二回**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
动手脚黄泉难瞑目……………(218)

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
入園扉虬虱攢肤……………(222)

楔 子

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？只因我们中国国民，第一件吃苦的事，也不是水火，也不是刀兵。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，实在比水火刀兵，还要加上几倍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是那一件？我不说破，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，现对列位说了吧。不是别的，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。一个衙门一个官，在朝廷本意，原是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，调处是非，有了事情，别人所不能了的，找到他就可以了；有了冤枉，别人所不能伸的，找到他就可以伸。据此说来，这个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，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？孰知大谬不然。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，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。何以见得？说是天下没有好官，从古到今，那些“循吏传”里的人物，是那里来的？说是天下有好衙门，除掉本官不要说，试问那些书办衙役，叫他们靠什么呢？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，书差有书差的工食，立法未尝不善，但是到得后来，做官的俸银，不够上司节敬；书差的工食，都入本官私囊。到了这个分上，要想他们毁家纾难，枵腹从公，恐怕走遍天涯，如此好人，也找不出一个。列位看官，设身处地，替他们想想，衙门里的人，一个个是饿虎饥鹰，不叫他们敲诈百姓，敲诈哪个呢？俗语说的好：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子。”原是一肩到

一肩的。又说是“千里为官只为财”，官不为财，谁肯拿成万银子，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？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，漕米好收，一年到头，也赚得够了。稍些知足的人，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。至于这些书办衙役，他们有个口号，叫做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”经了他们的手，没有一个放过的。唉，朝廷为着百姓，立了座衙门，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，你道可恨不可恨呢？而且还有一句俗话，是你们大家知道的。俗语说道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”谁是阎王？坐在堂上能打得人，枷得人，那个官儿就是阎王。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，好不惊人！不要等到开口，人已被他吓昏了。谁是小鬼？一个衙门里头，小鬼却多得很：头一个原差，是无常鬼。票子一到，链条一套，拉了就走，拖了就跑。未曾提审，先往待质所里一送。有钱的只要花上几文，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，商量着替他打点；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。所以这待质所，有个外号，叫做“望乡台”。一座衙门里，又有一座“公生明”牌坊，提审的犯人，都要打那底下走过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什么公生明，明明是不公不明，拉人到枉死城罢咧。大堂之中，公案之上，本官是阎罗天子；书吏是催命判官；衙役三班，好比牛头马面；板子夹棍，犹如剑树刀山。不要等到押下班房，禁在牢狱，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。唉，上有天堂，下有地狱！阴曹的地狱，虽没看见；若论阳世的地狱，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！所以我说它的利害，竟比水火刀兵，还要加上几倍，正是这个缘故。

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，把这里头的现象，一一都替他描写出来。虽说普天之下，二十多省，各处风俗，未必相同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，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，虽然大同小异，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，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。世上做官的人，倘能把我这本

小说浏览两遍；稍尽为民父母之心，就是要钱，也不至于如此利害，或者能想个法子，把这害民之事，革除一二端，不要说百姓感激他，就是积点阴德，也是好的。俗语又说：“公门里好修行”。有眼前地狱，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，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！正是：

世界昏昏成黑暗，未知何日放光明；
书生一掬伤时泪，誓洒大千救众生。

读书的本意，已经言明。且喜镇日清闲，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东西，一桩桩的写了出来，说与大众听者。

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

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，有一个阳高县，在府东北一百三十馀里。山西地方，连年荒旱，其实，内地里该钱的人，着实不少。就以阳高而论，虽说是个小小县城，城厢内外却很有几家富户。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，有了钱，没处使用，所以越积越多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有一年，东门里有个富户，姓黄，名唐，身上捐了一个员外，却不去做，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。他家广有田地。一日佃户来报，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，向他去讨，他非但不肯还牛，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。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，才好出这一口气。当下黄员外听了此言，不禁三尸神暴躁，七窍内生烟，连说这还了得。忙问是哪个巫家。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。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，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，

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，也是在家纳福。黄巫二姓，本是世仇，两不相下，就是没有事，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，大家争吵两句，那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，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，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，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，同他商议。

黄升奉命去不多时，便已同了一个人来，瘦黄面孔，满脸烟气，嘴上两撇胡须，一对招风耳朵，鼻梁老光眼镜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，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，不等通报，早已跟了进来。原来这刁占桂，本是个讼棍出身，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，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，兼写状词。平时这黄府有事，都是他一人经手，今蒙呼唤，便知是买卖上门，焉有不来之理。当下走进书房，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，一见他到，立刻起身相迎，分宾主坐下。未及寒暄，黄员外先说了不得，了不得。刁占桂忙问何事。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，又添上些枝叶，说了一遍，请他做个状词，叫家人抱告，去告巫家。刁占桂问道：“这边的人，可曾打伤了没有？”黄员外未及开言，佃户抢着回道：“没有打伤。”刁占桂道：“他们打你们，是谁瞧见的呢？”佃户说：“也没有人瞧见，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，俺兄弟去问他讨，他不还，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。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，俺就来告诉大爷的。”刁占桂道：“你们的牛，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？”佃户道：“这也是俺兄弟说的。先生不信，问俺兄弟便知。”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。他兄弟回说：“我叫王小三。今儿早上，我在田里放牛，一转眼牛就不见了，问问孩子们，都说跟着人家的牛，跑到前村里去了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谁家的孩子？”小三回：“是俺家的孩子。”刁占桂道：“你到他家讨牛，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？”小三道：“没有瞧见。”

刁占桂道：“你又来！你这件事情，一没有证见，二没有受伤，怎么好告人家呢？”黄员外道：“你别管，胡乱做张呈子罢了。从来说，小儿嘴里出真言，难道算不得证见么？”刁占桂道：“我的大爷！别的事可以乱来，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。”黄员外道：“难道我的人，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！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论理呢，这件事是告不得的，告一回，驳一回，就告上十回，也不会准的。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，可以为力的地方，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，冤枉他们，也要告他一状，等他吃点苦头，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。”黄员外道：“这是全仗大力的了。”刁占桂闭了眼睛，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，又点头播脑，自言自语了一会，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，起来要了碗茶，漱一漱口，桌上有现成的笔砚，拿起来一挥而就。写完之后，递在黄员外手里，嘴里说：“这张状子，倘在别人，一定要名世之数，大先生是自家人，格外克己，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。”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，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。等到状子看完，刁占桂一手接过，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，说：“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，没有钱买米，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，偏偏遇着此事，恰好一当两便，就请叨光现惠了罢。”黄员外道：“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？”刁占桂道：“堂上问过之后，赢不赢在你，那要看你的神通。一张状子进去，准不准却在我。不是做晚的夸口，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，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，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，包你批准就是了。照我们同行规矩，原是先润后墨，大先生这里，为的是自家人，所以先墨后润。”黄员外道：“一张状子，那里要得许多！”刁占桂道：“看甚么事情，要诬告人家，我们耽罪名的，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，也好叫我们沾点光。”黄员外被他缠不过，知道不给银子，他那张状子，是断乎不

肯拿出来的，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，才换了出来。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，说：“这是大先生分上，换了别人，要五百两，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。”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，又吩咐被告家人黄升多少话；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，睡在一扇板门上，叫两个人抬着；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，不要说话，无论问你甚么都不可答应。小三说记得，他才同了黄升，拿着状子，一齐到衙门前来。

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，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，生怕书差作弊，一早就身穿补服，升坐大堂，自己出来收呈子。黄升得空，便手捧状纸，当堂跪下。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，送上公案。老爷一看，知道他是黄升，便问了一声：“你叫黄升？”黄升答应声“是”，又回一句：“小的黄升。”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，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，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。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，不觉心上毕剥一跳。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那里。黄升禀道：“已经抬在外面，求大老爷验伤，好提人伸冤。”老爷也不理他，便叫王小三上来。堂下的差人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。只见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来，把扇板门放在地下。小三睡在上面，不能动弹，只是闭着眼睛，嘴里哼哼叫痛。老爷以为受伤过重，先叫仵作去验。仵作问他伤在那里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。后来仵作急了，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，浑身验了一遍，一点伤也没有。回报了老爷，老爷不信，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，也是无伤。喝问黄升，黄升急的跪下，回说他的伤在肚里。老爷道：“胡说！只有外面受伤，那有肚里受伤的。就是筋骨受伤，外面发青发紫，也总要泛出来的，况且这件事情既没受伤，又无证见，不是明明诬告吗？”说着，提笔在手，就要批驳不准。便有一个书办，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，拉了他的袖子一把。稿案会意，

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。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，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，喝退黄升，叫他下去候批。

等到退堂之后，老爷便问稿案：“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，是甚么意思？”稿案道：“这话小的不敢说，也不敢不说。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，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，况且老爷辛辛苦苦，好容易捞到这个缺，为的是那桩？这张状子，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，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了。”老爷一想不错，便说：“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”稿案道：“小的替老爷想，小的最恨他们。这些人顶欢喜打官司，乐得罚他们几文。依小的意思，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，本来这状子，老爷是不准的，还要办他诬告的罪，现在要准他状子，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，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。小的想，这姓黄的巴不得老爷准他的状子，这银子一定肯出的。姓黄的银子到手，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，人一拿到，先押起来，再叫人向姓巫的说，本来老爷要重办的，叫他也报效几千两银子的学堂经费，就免他的罪名。小的想，姓巫的到了此时，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，这几千银子一定也是肯出的。然后老爷坐堂，当着姓黄的面，随意把姓巫的申饬两句。姓黄的得了脸，再由老爷作主，劝他们一番，叫他们息讼，不要打官司。一家具一张结完案下去，这两家的银子白白到手，老爷又得了好声名，岂不一举两得呢！”老爷听了他话，笑嘻嘻的搭着胡子，想了一会子说：“办是依你办，但是一件，学堂经费是要造册子报销，不能上腰的，不如说是善堂经费，可以没有查考，似乎稳当些。”稿案道：“学堂也好，善堂也好，随老爷的便罢咧，这是无关出入的。”当时又回了两桩别的公事，然后退了下來，按照所说的话去办。

究竟两家银子曾否全能到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题词楼加评：

风俗俭朴，有了钱，没处使用，然因构讼而倾家荡产者，比比皆是。小不忍而乱大谋，可为健讼之徒作一棒喝。讼棍唆人成讼，可以于中取利，犹药中之引子也。黄员外佃户失牛一案，一未受伤，二无凭证，刁代书明知其不可，而犹为之出力者，利其多金故也。

凡人苟无大冤抑，则宁以息讼为是，以讼终凶故也。黄员外佃户失牛，其事甚小，因听一面之词，遂逞一时之忿，悻悻然倩代书，遭被告，漫无凭证，捏报受伤，欲入人于罪，而忘其己之先入于罪；卒之授人以柄，耗去多金，何莫非一时之忿以阶之厉哉！故此书不特为官吏铸形，直可为闾阎息讼。

刁代书逐层辩驳，活描讼棍口才。不如此不显其出力，无从敲诈黄员外之五十两头也。观闭了眼睛出神一段，竟使其人跃然纸上。

老爷要批驳，书办拉袖子，稿案递眼色，此辈本通同一气；然非本官有隙可乘，若辈亦不敢胆大至此。

《石头记》李十儿对贾政云：“奴才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，才这么说。”此回赵稿案对阳高县云：“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。”劝主人作弊，而美其词曰忠心，凡主人之喜作弊者，未有不许其忠也。

赵稿案设计敲两家银子，并教老爷许多方法，可见无才不能做得奴才。

赵稿案欲两家报效学堂经费。老爷云：“不如说是善堂，可以没有查考。”可见近日善堂捐款无从查考者居多。